



列夫·托尔斯泰著

# 安娜·卡列尼娜

列夫·托尔斯泰著

# 安娜·卡列尼娜

上 册

周 扬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ЛЕВ ТОЛСТОЙ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

根据 Constance Garnett 和  
Louise and Aymer Maude 的  
两种英译本译出。作者像系列宾所  
作。

**安娜·卡列尼娜**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陕西人民出版社重印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845,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36\frac{7}{8}$  插页 5

195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78年4月陕西第1次印刷

---

书号 10019·395 定价 2.90 元

第一  
部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奧布浪斯基家裏，一切都混亂了。妻子發覺了丈夫和他們家從前的一個法國女家庭教師有曖昧關係，她向丈夫聲言她不能和他再在一個屋子裏住下去了。這樣的狀態已經繼續了三天，不祇是夫妻兩個，就是他們整個的家庭和僕人都爲此感到痛苦。家裏的每個人都覺得他們住在一起沒有意思，而且覺得就是在任何客店裏萍水相逢的人也都比他們，奧布浪斯基的整個家庭和僕人情投意合些。妻子沒有離開自己的房間一步；丈夫三天不在家了；小孩們像失了管教一樣在家裏到處亂跑；英國女家庭教師和女管家吵了架，寫了信給朋友，請替她找一個新的位置；廚師昨天恰好到晚餐時走掉了，廚娘和馬車夫辭了工。

在吵架後第三天，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奧布浪斯基公爵——他在交際場裏是叫司梯瓦的——在照例的時間，早晨八點鐘醒來，不在他妻子的寢室，却在他的書房的鞞皮沙發上。他在有彈性的沙發上把他的肥胖的，養得很好的身體翻轉，好像他要再睡一大覺似的，他使勁抱住一個枕頭，把他的臉緊緊地偎着它；但是他突然跳起來，坐在沙發上，張開眼睛。

『哦，哦，怎麼回事？』他想，重溫着他的夢境。『怎麼回事，對啦！亞拉賓在達姆斯塔特』

請客，不，不是達姆斯塔特，而是在美國的甚麼地方。不錯，達姆斯塔特是在美國。不錯，亞拉賓在玻璃桌上請客，在座的人都唱 *Il mio tesoro*，但也不是 *Il mio tesoro*，而是比那更好的；桌上還有種小酒瓶，那就是女人，」他回想着。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的眼睛快樂地閃耀着，他帶着微笑沉思。「哦，真是有趣極了。有味的事情還多得很，可惜說了說不出來，連意思都表達不出來。」而後看到了從一幅羅紗窗帷的邊上射入的一線日光，他愉快地把他的腳沿着沙發邊伸下去，用腳去搜索他的拖鞋，那雙拖鞋是金色韃皮的，上面有他妻子繡的花，是他去年生日時她送給他的禮物；照他九年來的習慣，每天他沒有起來，就向寢室裏常掛睡衣的地方伸出他的手。他這纔突然記起了他沒有和爲甚麼沒有睡在妻子的房間而睡在自己的書房裏：微笑從他的臉上消失，他皺起眉來。

「唉，唉，唉！」他歎息，回想着發生的一切事情。他和妻子吵架的每個細節，他的無可挽回的處境以及最糟糕的，他自己的過錯，又一齊湧上了他的心頭。

「是的，她不會饒恕我，她也不能饒恕我！而最糟的是這都是我的過錯——都是我的過錯；但也不能怪我。悲劇就在這裏！」他沉思着。「唉，唉，唉！」他記起這場吵鬧所給與他的極端痛苦的感覺，儘在絕望地自悲自歎。

最不愉快的是那最初的一瞬間，當他興高采烈的，手裏拿了一隻預備給他妻子的大梨，從劇場回來的時候，他在客廳裏沒有找到他妻子，使他大爲喫驚的是，在書房裏也沒有找到，而終於發見她在她自己的寢室裏，手裏拿着那封泄漏了一切的倒霉的信。

她——那老是忙碌和擔憂，而且依他看來，思想簡單的杜麗，動也不動地坐在那裏，手裏拿着那封信，帶着恐怖、絕望和忿怒的表情望着他。

「這是甚麼？這？」她問，指着那封信。

回想起來的時候，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像常有的情形一樣，覺得事情本身還沒有他回答妻子的話的態度那麼使他苦惱。

那一瞬間，在他身上發生了一般的人在他們的極不名譽的行爲突如其來地被揭發了的時候所常發生的現象。他沒有能夠使他的臉色適應於他的過失被揭穿後他在妻子面前所處的地位。沒有惱怒，否認，替自己辯護，請求饒恕，甚至也沒有索性不在乎——隨便甚麼都比他所做的好——他的面孔却完全不由自主地（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是喜歡生理學的，他認為這是腦神經的反射作用<sup>①</sup>）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出了他那素常的，善良的，因而癡愚的微笑。

爲了這種癡愚的微笑，他不能饒恕他自己。看見那微笑，杜麗好像感到肉體的痛苦一般顫慄起來，以她特有的火氣破口而出地說了一連串殘酷的話，就衝出了房間。從此以後，她就不願看見她丈夫了。

① *Il mio tesoro*——意大利語，『我的寶貝』之意。

② 據穆德英譯本註：在安娜·卡列尼娜寫成之前不久，在俄國的一份雜誌上，腦神經的反射作用的作者賽切諾夫教授正和其他的科學家進行着熱烈的論戰。對於這種事情一知半解的奧布濱斯基都很容易地想起這個術語，可見這場論戰曾引起了當時公衆的充分的注意。



「這都要怪那癡愚的微笑，」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想。

「但是怎麼辦呢？怎麼辦呢？」他絕望地對自己說，找不出答案來。

## 二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是一個忠實於自己的人。他不能欺騙他自己，不能使自己相信他後悔他的行爲。他是一個三十四歲，美貌多情的男子，而他的妻子僅僅比他年輕一歲，而且做了五個活着的四個死了的孩子的母親，他不愛她，這他現在並不覺得後悔。他後悔的祇是他沒有能夠很好地瞞住他的妻子。但是他感到了他的處境的一切困難，很替他的妻子、小孩和自己難過。他也許會想辦法把他的罪過隱瞞住他的妻子，要是他早料到，這個消息會這樣影響她。他從來沒有明白地考慮這個問題，但他模糊地感到他的妻子早已疑心他對她不忠實，她祇是裝做沒有看見罷了。他甚至以爲，她祇是一個好母親，一個疲憊的，漸漸衰老的，不再年青，也不再美麗，毫不惹人注目的女人，應當出於公平心對他寬大一些。結果却完全相反。

「唉，可怕呀！可怕呀！」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儘在自言自語，想不出辦法來。『這以前一切都多麼順利呵！我們過得多快活；她因爲孩子們而感到滿足和幸福；我從來甚麼事情也不干涉她；隨她高興怎樣去照管小孩和家事。自然，糟糕的是，她是我們家裏的女家庭教師。真糟！和家裏的女家庭教師胡來，未免有點庸俗，下流。但是一個多漂亮的女家庭教師呀！』（他歷歷在目地

回想着羅蘭姑娘的惡作劇的黑眼睛和她的微笑。』『但是畢竟，她在我們家裏的時候，我從來未敢放肆過。最糟的就是她已經……好像命該如此！唉，唉！但是怎麼，怎麼辦呀？』

除了生活所給與一切最複雜最難解決的問題的那個一般的解答之外，再也得不到其他解答了。

那解答就是：人必須在日常的需要中生活——那就是，忘却自己。要在睡眠中忘却自己現在已不能，至少也得到夜間才行；他現在又不能夠回到酒瓶女人所唱的音樂中去；因此他不能在日常生活活的夢中忘却自己。

『我們等着瞧吧，』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自言自語，他站起來，穿上一件襯着藍色綢裏的灰色睡衣，把紐帶打成一個結，於是，深深地吸了一口空氣到他的廣闊的胸膛裏，他擺開他那雙那麼輕易地載着他的肥胖身體的腳，邁着他素常的穩重的步伐走到窗前，他拉開百葉窗，用力地按着鈴。他的親信僕人馬特偉立刻應着鈴聲出現，把他的衣服，長靴和電報拿來了。理髮匠挾着理髮用具跟在馬特偉後面走進來。

『衙門裏有甚麼公文來沒有？』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問，接了電報，在鏡子面前坐下。

『在桌子上，』馬特偉回答，懷着同情詢問地瞥了他的主人一眼；停了一會，他浮着狡獪的微笑加上說：『馬車出租所有人來過。』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沒有回答，祇在鏡裏瞥了馬特偉一眼。由他們在鏡子裏交換的眼色中，可以看出來他們彼此都很了解。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的眼色似乎在問：『你爲甚麼對我說這個？你難道不知道？』

馬特偉把手放進外套的口袋裏，擺開一隻腳，默默地，善良地，帶着輕輕的微笑凝視着他的主人。

「我叫他們禮拜日再來，不到那時候不要白費氣力來麻煩你或他們自己，」他說，他顯然是預先準備好這句話的。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看出了馬特偉想要開玩笑，引得人家注意自己。他拆開電報看了一遍，揣測着電報裏時常拼錯的字眼，他的臉色開朗了。

「馬特偉，我妹妹安娜·阿卡諦耶夫納明天要來了，」他說，作手勢要理髮匠的光滑豐滿的手停止一會，他正在從他的長長的，捲曲的絡腮鬍子中間剃出一條淡紅色的紋路來。

「謝謝上帝！」馬特偉說，由這回答就顯示出他像他的主人一樣了解這次來訪的重大意義，那就是，安娜·阿卡諦耶夫納，他所喜歡的妹妹，也許會促使夫妻和好起來。

「一個人，還是和她先生一道？」馬特偉問。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不能夠回答，因為理髮匠正在剃他的上唇，於是舉起一個手指來。馬特偉向鏡子裏點點頭。

「一個人。要在樓上收拾好一間房間嗎？」

「去告訴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她會吩咐的。」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馬特偉好像懷疑似地重複着。

「是的，去告訴她。把這電報拿去，交給她，照她吩咐的去辦。」

『你要去試一試嗎，』馬特偉心中明白，但他却祇說：『是的，老爺。』

當馬特偉，穿着那雙咯吱作響的長靴，手裡拿了電報，慢吞吞地走回房間來的時候，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已經洗好了臉，梳過了頭髮，正在預備穿衣服。理髮匠已經走了。

『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叫我對你說她要走了。讓他——就是說你——高興怎樣辦就怎樣辦吧，』他說，祇用他的眼睛笑着，然後把手放進口袋裡，頭歪在一邊斜視着他的主人。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沉默了一會。隨即一種溫和的而又有些悽惻的微笑流露在他的標致的面孔上。

『呃，馬特偉？』他說，搖搖頭。

『不要緊，老爺；事情自會好起來的。』馬特偉說。

『自會好起來的？』

『是的，老爺。』

『你這樣想嗎？誰來了？』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問，聽見門外有女人的衣服的繚繞聲。

『我，』一個堅定而愉快的女人聲音說，乳母瑪特洛納·菲力摩諾夫納的嚴峻的麻臉從門邊伸進來。

『哦，甚麼事，瑪特洛納？』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問，走上她面前去。

雖然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對他妻子完全有錯，而且他自己也覺到這點，但是家庭裡幾乎每個人（就連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的心腹，那個乳母也在內）都站在她這邊。

「哦，甚麼事？」他憂愁地問。

「到她那裡去，老爺，再認一次錯吧。上帝會幫助你的。她是這樣痛苦，看見她都叫人傷心；而且家裡的一切都弄得亂七八糟了。老爺，你該憐憫憐憫小孩子們。認個錯吧，老爺。這是沒有辦法的！要圖快活，就祇好……」

「但是她不願見我。」

「盡你的本分。上帝是慈悲的，向上帝禱告，老爺，向上帝禱告吧。」

「好的，你走吧，」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說，突然漲紅了臉。「喂，給我穿上衣服。」他轉

向馬特偉說，毅然決然地脫下睡衣。

馬特偉已經舉起襯衣，像馬頸韉一樣，吹去了上面的一點甚麼看不見的黑點，他帶着顯然的愉快把它套在他主人的保養得很好的身體上。

### 三

當他穿好了衣服的時候，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在身上灑了些香水，拉直襯衣袖口，照常把香煙，袖珍簿，火柴，和那有雙重鍊子和小零件的錶分置在各個口袋裡，然後抖開手帕，雖然他很不幸，但是他感到清爽，芬芳，健康和肉體上的舒適，他兩腿微微搖擺地走進了餐室，他的咖啡已擺在那裡等他，咖啡旁邊放着信件和衙門裏來的公文。

他讀信。有一封極不愉快，是一個想要買在他妻子地產上的一座森林的商人寫來的，賣出這座森林是絕對必要的；但是現在，在他沒有和妻子和解以前，這個問題是無法談的。最不愉快的是他的金錢上的利害關係要牽涉到他急待跟他妻子和解的問題上去。想到他會被這種利害關係所左右，他會爲了賣森林的原故去跟他妻子講和——想到這個，就使他不快了。

當他看完了信的時候，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把衙門裏來的公文拉到面前，迅速地閱過了兩件公事，用大鉛筆做了些記號，就把公文推在一旁，端起咖啡；他一面喝着咖啡，一面打開還是潤濕的晨報，開始讀起來。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定閱了一份自由主義派的報紙，不是極端自由主義派的而是代表大多數人的意見的報紙。雖然他對於科學，藝術和政治並沒有特別興味，但他對這一切問題却堅持着與大多數人和他的報紙一致的意見。祇有在大多數人改變了意見的時候，他這纔跟着改變——或者，更嚴格地說，他並沒有改變，而是意見本身不知不覺地在他心中改變了。

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並沒有選擇他的政治主張和見解；這些政治主張和見解是自己到他這裡來的，正如他並沒有選擇帽子和上衣的樣式，而祇是穿戴着大家都在穿戴的。生活於上流社會裡的他——由於普通在成年期發達的，對於某種精神活動的要求——要有見解正如要有帽子一樣地必需。如果他有理由，愛自由主義的見解甚於愛他周圍許多人所抱的保守見解，那並不是由於他認爲自由主義更合理，而是由於它更適合他的生活方式。自由黨說俄國一切都是壞的，不錯，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負債纍纍，正缺錢用。自由黨說結婚是完全過時的制度，須得改革才行；而家庭生活的確

沒有給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多少樂趣，而且逼得他說謊和做假，那是完全和他的本性相反的。自由黨說，或者毋寧說是暗示，宗教的好處祇在於箝制人民中的那些野蠻階層；而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連做一個短短的禮拜，都站得脚痛，而且想不透既然現世生活過得這麼愉快，說那些關於來世的一切可怕而誇張的言語有甚麼意思。而且，愛說笑話的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常喜歡說：「如果要誇耀自己的祖先，他就不應當在魯立克⊙停止，而不承認他的始祖——猴子，他用這一類的話去難倒心地老實的人。就這樣，自由主義的傾向成了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的一種習癖，他喜歡他的報紙，正如他喜歡他飯後的雪茄一樣，因為它在他的腦裏散佈了一層輕霧。他讀社論，社論認為，在現在這個時代，叫囂急進主義有吞沒一切保守分子的危險，叫囂政府應採取適當方法撲滅革命的禍害，這類叫囂是毫無意思的；正相反，『照我們的意見，危險並不在於假想的革命的禍害，而在於阻礙進步的墨守成規，』云云。他又讀了另外一篇關於財政的論文，其中提到了邊沁和密勒⊙，並對政府的某部有所諷刺。憑着他特有的機敏，他領會了每句暗諷的意義，猜透了它從何而來，針對甚麼人，因為甚麼動機而發，這，像平常一樣，給了他一定的滿足。但是今天這種滿足被瑪特洛納·菲力摩諾夫納的勸告和家中的不如意狀態破壞了。又在報上看到有培伊斯特伯爵已赴維斯巴登的謠傳，看到根治白髮，出售輕馬車，和某青年徵求職業的廣告；但是這些新聞報導並沒有像平常一樣給予他一種寧靜的諷諷的滿足。

看過了報，喝完了第二杯咖啡，吃完了奶油麵包捲，他立起身來，拂去了落在背心上的麵包屑，然後，挺起廣闊的胸膛，他快樂地微笑着，並不是因為他心裏有甚麼特別愉快的事——快樂的

微笑是由良好的消化引起的。

但是這快樂的微笑立刻使他想起了一切，他又變得沉思了。

可以聽到門外有兩個小孩的聲音（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聽出來是他的小男孩格里沙和他的大女兒達尼亞的聲音。）他們正在搬弄甚麼東西，打翻了。

『我對你說了不要叫乘客坐在車頂上。』小女孩用英語嚷着，『拾起來！』

『一切都亂糟糟的了，』司忒潘·阿卡諦耶維奇想，『小孩子沒有人管束到處亂跑。』他走到門邊去叫他們。他們拋下那當火車用的匣子，向他們的父親走來。

那小女孩，她父親的寶貝，莽撞地跑進來，抱住他，笑嘻嘻地吊在他的頸子上，她老喜歡聞他的絡腮鬍子發出的聞慣的香氣。最後小女孩吻了吻他那因為彎屈的姿勢而漲紅的，閃着慈愛的光輝的面孔，鬆開了她的兩手，待要跑開去，但是她父親拉住了她。

『媽怎樣了？』他問，撫摸着他女兒的滑潤柔軟的小頸。『早，』他說，向走上來問候他的男孩微笑着說。

他意識到他並不怎麼愛那男孩，但他總是儘量公平；可是那男孩感覺到了這一點，對於他父親的冷淡的微笑並沒有報以微笑。

① 魯立克 (Rurik)——八六二—八七九)，俄國的建國者，魯立克朝（八六九—一五九八）之始祖。

② 邊沁 (J. Bentham)——一七四八—一八三二)，英國資產階級法律學家和倫理學家，功利主義的代表人物。密勒 (J. S. Mill)——一八〇六—一八七二)，英國哲學家、政治活動家、經濟學家。在倫理學上他接近邊沁的功利主義。



